



陸子餘集附錄

明給事中貞山先生陸公墓志銘

貞山先生陸公者長洲陳湖鄉人也名粲字子
餘一字浚明少讀書貞山之陽學者故稱貞山
先生云陸氏受姓古遠系牒可考信者漢豫章
都尉烈嘗令吳卒葬其邑胥屏亭子孫因間留
家宋季有千九朝議始避亂居陳湖鄉 明興
旣百年陳湖之族寔顯大詩書簪履燁然遂著
望吳中矣公祖曰溱贈工部主事考曰應賓號
如隱居士與冢宰水村公完爲羣從昆弟娶叅

議胡公琮女移家郡城絃歌里生公公生數歲
卽慧悟捷出授書日誦數千言引義觸類能自
設攻難出機辯長老咸驚異之九歲屬文有奇
思十四充校官弟子從其邑鴻臚丞錢公貴學
漸通諸經奧義久之益恢廓大成造少傅王文
恪公鑿覽其文歎曰後我有作不在斯人乎乃
盡出所述撰令評隲間有擿指卽識後言子餘
文學云然其見敬若此乙酉舉鄉以春秋魁南
畿士丙戌試禮闈復冠其經比對 大廷石文
隱公珣讀其文大奇之擬真第一會有忌者匿

公卷旣他擬定公卷乃出石甚以爲恨尋選翰
林庶吉士才名益踔著少師楊公一清稱爲達
治通儒七試閣中咸列首末幾新貴人用事議
出諸吉士補外公特授工科給事中時政體紛
更公感奮思自效受 命三日卽具疏陳京邊
諸要務因及人才學術國家理亂大計已又列
四事皆時所難言者月中章凡三上 上多采
行之踰年奉 勅清坊廐馬政公精爲檢覈揀
諸羸不任騎操者請斥賣佐市易費歲省芻豆
直數萬中貴人甚其病已因爲飛語上聞公卽

劾其姦并陳牧政十事 上悉是公奏闈人褫
氣其秋 詔用京朝官柄列省試公得浙江嚴
慎自持中外無敢恣干撓浙其科得人最盛已
丑還 朝適厰衛具死獄當覆刑官按其非是
上俾三法司會鞠都御史熊公浹議主刑官所
按覆 上以爲黨奪熊官公抗章言厰衛積威
久矣獄詞苟麗法司無敢白其寃者浹恃 上
聖明故得據法與爭茲峻加譴斥恐吏議以浹
爲戒卽孰與守國家三尺法哉疏入 上震怒
逮公錦衣獄比釋公愈憤切言今政本在內閣

吾可不先其大者遂極論二相臣臯方夜草疏
鬼忽嘯於庭公厲聲叱曰何物敢怵吾志我寧
畏死自沮縮者耶旦日自上章計不及身家念
矣乃忽得 旨二相竝黜免中外快幸目公爲
天下偉男子都人爭覩識其面至擁馬不得行
市坊或刊疏貿厚直公自愠事未愜志胡令衆
標指若是初 上察公忠顧重二相粹斥乃微
譴公示意會其黨有加誣詆者於是亟召相一
人還政府竟謫公都鎮驛丞去都鎮在貴竹萬
山中公至僦陋舍以居圖書左右考誦殫日夜

不休若忘身之處極微也歲餘遷令余永新邑
是時邑人方憂盜蔓訟滋聞公來訝且慶曰茲
非公宜至豈天欲俾我屬安耶比公蒞任問民
所患苦果首修治盜法民如公令各什伍其衆
相叅稽盜不能伏匿公乃偵舍盜者數家籍其
名令擒盜自脫免不再月盜獲過百十餘民大
安堵盜首彭震挾千徒出沒二省間名捕積歲
不能得公計出其黨最黠者於郡獄誘令俘震
贖死購壯士數輩隨之遂深入旁縣數百里猝
縛震并其魁酋數人以來衆駭公神算鄰邑有

豪左氏積藪盜爲姦利衆莫敢瞋視邑東北境
尤苦之公誘逮杖死獄中又邑猾惡十數衆構
羣煽訟人畏其禍螫竝以彪虎名之公悉收拷
論以法四壤爲清他若斷孤遺之產察賄代之
寃語具余童虎傳及諸搢紳頌語中殆多不能
勝紀於是公以民患旣祛宜興禮化之務乃準
古鄉約法推今制所宜便者列條數十又纂
四禮儀式期可家效人習使鄉正率而行之令
下民權從若流水俗緣政改彬彬然咸知嚮方
矣撫按大吏交章上公治最乃公因母夫人迫

念竟致其事以行於是邑士氓咨嗟涕洟悼公
往誰與嗣者戚然至今有遺思焉公旣歸從其
伯氏日承娛養孝敬格于閭里事寡姊撫孤甥
姪咸極恩厚性篤倫誼尤慕急人阨困同學徐
君元祿公雅重其人偶試被黜則爲極意推轂
首尾八年無勸色比成貢猶時振恤其家陸長
史鍾張郎中約慕公義皆以後爲託公積歲經
紀中外睹二氏之後竝立乃私謂吾今始釋重
負矣治室居第之西以祠外王父胡公時節躬
饗獻不怠又畫王少傅楊少師錢鴻臚三像懸

之別堂每寓拜展輒曰何以爲知己報乎其他
周匱助喪苟力可爲無弗罄竭終其成者平居
侃侃自將遇事當行卽英果奮激期必達其所
志然樂揚人善不以己長先物至其嗜學不厭
殆出天秉徧覽羣籍及諸玄釋方伎無不通究
尤悉 本朝典章人有扣之者纒纒若引繩貫
珠殆更僕不可窮也所著有春秋左氏鐫附注
胡傳辨疑烟霞山房書尺庚己編凡若干卷海
內抄傳之其他見聞隨筆鉤玄抉秘之錄禮史
二記注釋尚撰次未成書諸若序傳碑表銘記

等作多揆法子長孟堅雅健精深矚然成一家
言崔蔡以下無論也詩在選唐之間然必獨出
標杼不襲前常總又若干卷藏之家他所欲創
著固多有竅而未之竟者語稱長志匿於短景
若公不重可悼耶始公以母夫人疾積憂勞比
喪更極哀毀病浸淫踰歲加劇迨革猶以丈夫
死牖下不能效昔人馬革裹尸之云自嗤笑語
曾不一及其家於戲此不足見公之志矣哉公
生弘治甲寅六月二十六日卒嘉靖辛亥十二
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有八配夫人盛氏故右

都御史應斯女子一人延枝太學生娶毛氏女
二人長適尚寶卿王有壬次側出適太學生史
訪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延枝以乙卯冬十二月
十六日旣葬公貞山之南黃村原矣會遭島夷
入擾不及治石墓中頃歲余官南都始持公友
彭君年所述狀過謁曰知先君莫如公志事敢
以爲累余慚無能述公美然實有不忍辭者蓋
彭君狀公詳矣其稱公孝廉似漢廬江太守忠
諫似吳選曹尚書文學似晉平原內史經術似
唐太子侍讀殆總陸氏往賢之業兼有之其不

為私阿公者乎自余官朝見諸部使按吳凡薦
公材行宜大用者章亡慮數十上乃當塗貴人
皆公所嘗疵註其仇嫉固存人亦知不能致公
出也茲理化更新海內名哲方應類茹拔乃追
公逝弗可作矣儻謂有命非與余辱公知在近
壯之年今衰老及之無能副公夙期含悲論次
忽不知涕之所從出已爰既成志復系之銘焉
銘曰允赫陸氏載姓姜齊入吳顯爵肇析茅圭
紹晉焯閒遂競機雲武功文事代播華芬 明
興八葉太宰煥業公趾厥後始耀以節其節既

樹其文亦驚駛沛江河爛成霞霧迅奔者勢鬱
勃者氣轟掣萬變放莫隄制研經覈史旁訂百
子苞絡芴芒貫以邃始述事司馬識政鼂賈矢
肆于篇卒範型冶惟摺炳煌賁闡八綱搏慝不
竟泯以身藏僅試巖邑婦孺誦德卷其大者令
閔幽沕豈無疏剡棄莫投展 帝臣抑蔽疇執
樞筦黃村之原草膺木蕃膏屯弗滲以潤後昆
孰滅其名而揜其文有來駟轂請式公墳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前兩京
國子祭酒 太子少詹事翰林 侍講學士掌

院事同修 國史 會典兼理 誥勅永新尹
臺撰



大明貞山先生給事中陸公墓表

給事中陸公諱粲字子餘一字浚明嘗讀書貞山遠邇聞其學行稱為貞山先生其先得姓自姜齊陸鄉元侯通至漢豫章都尉烈令吳子孫因家焉宋季辟亂始居長洲之陳湖曾祖諱瑄祖諱溱以別子貴贈工部主事考諱應賓世傳儒業旁通軒岐為醫學正科母胡氏生公郡城絃歌里幼穎悟絕人六歲日誦數千言善屬對能評漢史塾師大奇之九歲工為文十有四選入邑學受業於伯氏煥煥與季氏采皆太學生

並稱聰警兄弟自相師友鄉黨謂爲三鳳云後
又傳經義于錢鴻臚貴而學益進雖族有太宰
然布素謹敕出入夔異貴游人雅重之先正震
澤王文恪公鏊見所作嘆曰此子當魁天下今
翰林無此文也嘉靖乙酉以春秋舉鄉薦第四
丙戌舉會試第三比廷對石文隱公瑄將置首
選忌者計沮遂列名第三甲尋被選入翰林爲
庶吉士連七試居首館中故事所亡也少師石
淙楊公一清稱爲通儒才足用世非但文士而
已丁亥冬 詔簡五人充史職公復居第一

內批改授乃補工科給事中輿情駭異亦故事
所亡者蓋新貴人用事公與同輩不肯往揖新
貴人銜之媒孽於內故有是命拜官甫三日聞
邊警卽上疏請修寧夏邊牆以遏虜衝又疏言
古今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壅蔽之害常起於
上下之不交故 聖祖御製大誥首言君臣同
游其慮至深遠也請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
見羣臣商確政事至於經筵月惟三御寒暑又
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情
意不交請如洪熙時開弘文閣慎簡天下博聞

有道之士置諸近侍更番入直聽政之暇從容
下問講經史論治道涵養漸磨自然有益又論
人才不獨進士可大用舉人監生有賢能者亦
宜同升教職卓異有成效者暨王府官一體遷
轉邊方長吏視內地尤當慎簡不宜以願就遠
方苟圖利祿者充之其考察才力不及調遠省
者亦宜調停今 朝廷屢議通鹽法修馬政然
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而徒變法無益也又
陳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 上
皆采納戊子春奉 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

欺罔因上十事 上允行之宦官爲之奪氣其
秋始用 朝官主試各省公往浙最稱得人還
朝適有張福弒母獄廠衛與法司異斷未決
上命會詢熊都御史浹請依法司所奏被譴以
回護免官公抗疏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慎不宜
輕斥大臣廠衛積威已久每株送囚犯於法司
法司雖知寃濫莫敢平反今據理與爭輒黜誠
恐法吏以浹爲戒非 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
公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適奏黃河清自靈
寶達平陽凡六日廷臣欲稱賀鉅僚以畏公言

而止自是代 言者有新進立異之指矣時張
桂用事公夜草疏論之有鬼嘯于庭公笑謂曰
死卽死爾吾義不可已也言旣嘯乃寂翌旦疏
入自分必死仗下乃獲 旨總以原職萼落散
官以尚書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免黜百寮
震悚都下謹稱奇男子梓其疏者售獲大利岳
司副倫王給事準繼有章上 內批曰陸粲等
何不早言俱下詔獄旣而霍詹事韜上疏詆公
辨萼與已同薦王瓊初不受賄且謂石淙與腹
心門生啖公爲之於是 聖意頓回召璉還政

府而石淙亦退矣公謫丞貴州都鎮驛與倫準
偕出都城有賦三生行美之者一時兢和以爲
盛事公抵謫所旦夕讀書如常時士子執經請
業與之講授有掇科第者壬辰稍遷知江西永
新縣縣素囂訟蕃盜號難治公損益保伍法隨
戶稽口召諸藏盜者與之好語令捕送自贖有
出入可疑者保長率其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
百人時彭陳二渠魁行劫江湖莫敢誰何力請
于郡出其黨周繼於獄釋其罪而購以重賞令
設伏擒之以獻又有鄧姜二劇盜猝起郡邑間

公密布方略旋亦就擒土豪左鐸攘殺殺人暨唆
訟號十虎三彪者悉斃之杖下道路稱快有張
軒者客死廬陵族衆誣害其幼子虎欲私其產
公廉得其實斷還虎業其鋤暴植弱此類也乃
纂家禮以教愚氓邀士大夫共行鄉約俸外革
去私供堂饌明清法律脩廣庠序賑給師儒寒
俊孝子貞婦由是吏畏民懷夜戶不闔澆訛之
俗漸於禮義而江湖遂以肅清嘗欲引疾求去
假寐齋廬彷彿有人謂曰昌黎子豈鄙夷陽山
者耶驚寤以告趙別駕廷松廷松署其堂曰夢

韓尹學士臺爲之記及章虎傳皆實錄也撫臺
高都憲公韶巡院李侍御循義連章褒薦癸巳
冬公念太夫人春秋高上疏乞休卽日就道士
民攀號追送者數百里不絕旣歸養志惟謹祭
先惟敬事寡姊撫孤甥皆極恩禮復特祠外王
舅胡少叅琮于居第之西報其育已也又畫王
文恪楊少師錢鴻臚三像懸而敬事之報其知
已也陸長史鍾張都水約托孤皆撫之成人徐
文學元祿亦賴以成名且又造就其子嘗曰爲
人不以死生利害動其心然後可以幹天下大

事又曰忠孝少虧雖積百善無足稱矣優游林壑十有八年尺牋不入京師達官道吳非就見不往答時情饋遺一無所受前後撫按推薦及科道會舉章凡三十餘上皆尼不行大臣有屢事者薦剡及公公貽書友人曰吾不幸乃爲匪人所污其勁直每如此已酉侍太夫人疾親調湯藥衣不解帶比宅憂哀痛踰禮苦由殯側不入便寢經理窀穸日漸羸尪見者憂之竟弗克終喪紀病瘵且革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尸今待盡牖下得無爲馬文淵笑耶

言迄條然而逝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也距其生弘治甲寅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八爾夫人盛氏右都御史應期女早卒不再娶子男一曰延枝太學生娶毛氏女一嫁尚寶司卿王有壬文恪孫也側室女一嫁縣學生史訪孫男一曰嘉年孫女二延枝以乙卯十二月十六日葬公于吳縣貞山之陽黃村原新阡嗚呼公於忠孝之道盡之矣而嚴氣正性未嘗員利委屈所謂崑玉比質者也憶予己亥起厠宮僚北上艤舟吳門始晤公公長身朗秀美鬚髯風采英

發貫穿經史練達典故而多心得故其析疑經國持論堅定與之語輒中準繩纏纏不休王文恪嘗出所記輒訂其疑似一二在永新時與羅文莊公欽順談道亦訂其困知記數條二公心服皆翻然從之博識古今奇字見楊脩撰慎韻林移書疵摘每相契合又嘗索予所記革除遺事證以所見無一不精確姜憲副龍者博達少所許可嘗曰文章節行政事三者有一足以名世求其全者惟吾浚明乎公著述專法遷固雄深雅健無論魏晉比予家居麗澤時寄數篇潭

思日以雋永著左氏春秋鐫及附注皆有前賢所未發者今行于世文集及胡傳辨疑烟霞山房書尺庚已編藏于家他若禮史二記註釋見聞隨筆鉤玄挾秘諸錄皆未成書公雖剛毅然見善撝謙恒若不及後生有好古工文者必加推重與之莫逆如彭君年其著者也彭君狀公行謂公孝悌廉明如漢廬江太守忠諫節義如吳選曹尚書文章該洽如晉平原內史經術淹通如唐太子侍讀予深以爲然嗚呼向使公登翊泰階得如宣公展其謀猷則格我 聖明匪

直貞元之世而已惜公靖獻之初已沮於人甫
行所學一斥弗復雖流風百世可以立懦而年
僅下壽齋志以終嗚呼命也夫嗚呼命也夫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前南京國子祭酒 經筵講官同
修 國史 玉牒香山黃佐撰

陸公傳

陸公傳

給事中陸公傳

陸公者諱榮字子餘後更子潛浚明其別字也
嘗讀書貞山學者稱貞山先生云其先居吳自
漢豫章都尉始宋季避亂居長洲之陳湖村遂
世其族號陳湖陸代有顯人公之父應賓為醫
學正科娶故叅議胡公琮女館其家因生公郡
城弦歌里公警敏秀發超悟絕人六歲能屬對
質疑義九歲能文章十有四選隸校官弟子與
伯氏煥季氏采自相師友時稱三鳳嘗受經錢
鴻臚先生貴學益有名太傅王文恪公整讀其

文歎曰他日我輩人也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
丙戌舉會試咸魁其經及廷對石文隱公瑄
將首薦公中忌者計不果尋被選入翰林為庶
吉士連七試皆第一名聲大譟少師楊公一清
稱為通儒丁亥詔簡庶吉士五人充史官公
名業已列上而會新貴人得權公與同官不往
揖心嗾之乃從中媒孽改授工科給事中三日
虜報至公奏請備邊悉合機宜又論致治用人
宜復祖宗之舊規去今日之積弊累數百言
大略言自禍亂皆由上下不交而壅蔽生請退

朝之後日御便殿接見羣臣咨訪政事如大誥
君臣同遊之旨經筵日講之外請如洪熙間
開弘文閣故事選儒臣更直涵養漸摩宜有益
又言今日用人專重進士一科非祖宗意令
舉人監生不預選取教職不被超擢王府官不
獲敘遷遠方長吏不擇賢否太僕苑馬鹽運諸
司屢議變法而不務得人卽欲致理其道無繇
臣請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則人才可
盡得而治道可舉上皆采納明年戊子春奉
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欺罔因陳牧政十

事 上允行之宦官奪氣其秋各省鄉試始用
京朝官典之公往浙中最稱得士己丑還
朝適厰衛與法司爭死獄未決 上令會訊熊
都御史浹是法司議坐黨奪官公抗疏言厰衛
積威久矣每傳致死比卽甚冤濫理官莫敢爭
今幸以法爭輒黜大臣以戒爭者非 國之福
也 上怒杖公下詔獄踰月乃釋是時張桂以
議禮合 上意躡致宰執紛易朝政聞言官言
輒不喜曰是新進好異同者至擬旨刺公公不
爲沮尋上疏極詆二人方夜草疏聞鬼嘯于庭

公叱曰疏已就卽死吾安之何物敢相怵耶嘯
乃寂翌旦疏入公自分必死少選得旨二相皆
罷中外稱快都人市其疏轉相傳觀或爭覩其
面至擁馬不得行有歎息者曰奇男子也然二
人貴傾天下一旦粹斥 上心憐之而會霍詹
事韜訟璫萼詆公且謂楊少師與腹心門生啖
公爲此 上乃召張還政府而謫公都鎮驛丞
都鎮夷徼險陋公至僦舍以居考誦經史如故
諸生有請業者親爲講授士始知文學有掇科
第者歲餘稍遷知永新縣縣素囂訟蕃盜難理

公至則令民爲什伍而相叅稽召諸舍盜者與好語令捕送自贖所獲盜數百人彭陳二渠兇行略江湖吏弗能禁公出其黨於獄誘以重賞令甲夫隨之卒俘以歸里有左氏豪數盜爲奸及諸刁宄號十虎三彪者悉考斃之境中肅清張氏子虎者方幼其父旅死衆利其產以計陷之公廉得實竟按諸奸歸虎業時稱神明語在尚書尹公臺童虎傳又纂家禮行鄉約修廣庠序振給師儒旌異節孝由是澆訛之俗漸於禮義矣癸巳冬公念太夫人老上疏乞休卽日就

道士民攀號送者數千人去後猶見思公旣歸則日承養太夫人孝敬甚備旦暮一室手不停披口不輟誦足跡不踐公府屹然先輩典刑蓋退休十有八年而太夫人沒公扶服喪紀竟以哀勞成疾疾革時猶顧謂其子曰男兒不馬革裹尸待盡牖下令馬文淵笑人言迄倏然而逝年五十有八公長身玉立髭髯朗秀好讀書於百氏之學無所不窺尤練達典故論經史評古今談議鑿鑿如矢激刃解悉中窾會王文恪公嘗出所記示公公輒爲訂其疑者及羅文莊公

欽順困知記楊修撰慎轉注音略黃詹事佐革
除遺事皆經公校隲諸公竝心服焉爲文章出
入左氏司馬遷無論魏晉詩在選唐之間所著
有左氏鐫附注胡傳辯疑煙霞山房書尺庚己
編若干卷及詩文若干首藏于家性侃侃遇事
果激期必達其志諄諄倫理事寡姊撫孤甥恩
意甚篤尤勇于赴義常周人之急甚己之私故
與徐先生元祿石交庇之終始卒完其名樹其
家陸長史鍾張都水約咸託之孤卒賴公成立
歲時祠外王父胡公以報育已繪王太傅楊少

師錢鴻臚三像嘗拜展以報知己嘗曰爲人不
以死生利害動心然後可以幹天下大事又曰
忠孝苟虧雖積百行無足稱矣前後中丞侍御
史薦公章三十餘上皆不起大臣有饜事者薦
及公公恥語人曰吾不幸爲匪人所污其介直
多類此子一人延枝太學生以學行世其家
太史氏曰余讀漢書張文紀傳至埋輪都亭譏
彈貴戚亦矯矯壯激矣及守廣陵平劇盜以恩
信稱蓋有良吏之風焉余觀陸公劾張桂疏慷
慨峻切一時忠直之名震天下而永新之政略

與廣陵等方之文紀殆庶幾哉至其優游林泉
蟬蛻塵瑳軼材淵思發為文章則度越文紀遠
矣姜憲副龍嘗稱公曰節行政事文章三者有
一足以名世兼之者惟浚明乎君子良以為知
言今世言用人者獨曰材難耳然材寔弗用幸
用矣因事斥輒不復竟汶汶死若公者謂之何
哉余於陸公有概焉為列其大者以傳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修撰

永樂大典分校官東海徐時行著

貞山先生給事中陸公行狀

公諱榮字子餘別字浚明貞山其讀書處也文
行之士高仰之故以為稱陸氏得姓於姜齊陸
鄉元侯通至漢豫章都尉烈嘗為吳令卒葬胥
屏亭子孫因有家者十世祖千九朝議避宋季
亂始居長洲之陳湖入明以大家宰水村公
起部郎中南丘公貴姓益著號陳湖陸氏祖贈
工部主事府君諱溱即郎中公父考如隱處士
府君諱應賓妣胡氏山西叅議琮之女府君館
於胡居郡城絃歌里公寔生焉幼有絕人之資

六歲讀書日誦數千言父黨客每摘句令對輒
應聲答多驚人語塾師爲說史略公忽問漢高
帝何如主師曰寬仁大度之君也公曰果爾何
爲殺韓信醢彭越師嘆異之卽起謝府君曰此
君家千里駒吾不敢當良樂之任矣九歲能屬
文十四薦爲邑庠弟子受業於伯氏太學生煥
季氏采亦以聰警稱兄弟自相師友稱一門三
鳳又從鴻臚丞錢公貴游經業益邃鄉先正王
文恪太傅於門下生張君本所見公善學下惠
論嘆曰會元才也今翰林無此文吾安從識之

張君間告公公乃贄所著古文詞見太傅益稱
賞客有問者太傅曰此我輩人也嘗出所記
國朝事示公公援己聞訂其疑似一二太傅卽
自塗改云得諸子餘文學其見重如此嘉靖乙
酉公以春秋舉應天鄉試第四丙戌舉禮部試
第三席少宰春時爲房考得公卷躍然喜曰奇
才奇才亟以第一薦會主考經不同遂抑置之
廷試閣老石公珪善其策定擬第一遇有媿者
計匿公卷遂列第三甲石相終身歎焉尋被選
爲庶吉士同輩二十人公連七試居首館中故

事所無也楊石淙少師一見公文卽語同列曰
是子學爲通儒才足用世不可以文士目之公
在館與同輩不肯揖新寵用事者丁亥冬 詔
選庶吉士五人充史職公復占第一用事者銜
之媒孽於內遂皆補外授公工科給事中衆爲
不平石淙少師曰子居諫垣宜繼葉文莊之績
何區區館職計耶公感激受 命三日聞邊警
卽上疏請修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邊牆以
禦虜衝又疏言古今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而
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故 聖祖御製

大誥以君臣同游爲首篇其慮至深遠也請復
祖宗舊規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見羣臣
與之熟議政事至於講學所繫尤重今經筵月
惟三御寒暑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
對不過數刻情意未及盡通乞如洪熙間開弘
文閣妙選天下博聞有道之士置諸近侍使更
翻入直聽政之暇從容下問講經史論治道涵
養漸磨自然有益又論人才何往無之豈獨進
士可用舉人監生有賢能者宜兼取並錄庶收
實效如教職往時所重今爲最輕有志者多不

胥就如教職果有成效者宜優加獎擢王府官
終身不遷同於廢錮似有厭薄宗室之意自今
遇缺乞選有學行者爲之秩滿一體遷轉邊方
長吏視內地尤當加慎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大
抵其人日暮途遠苟圖利祿耳又外官考察才
力不及者俱調遠省是棄其民而使不肖者治
之也乞爲調停鹽法馬政國之大計非廉幹強
力者無以任之今行太僕苑馬鹽運等官銓曹
甚輕其選士大夫尤不樂爲 朝廷屢議通鹽
法修馬政然不擇人而徒變法曾無益也又陳

四事曰久任使曰慎考察曰汰冗官曰復制科
月中章奏三上 上俱采納戊子春奉 敕清
坊廐羣牧之弊公精爲檢覈去留羸壯重加印
烙省菽草數萬且請變賣揀退頭畜以備買馬
御馬太監閻洪恨公盡革其沓冒之利爲飛語
以聞公亦劾其欺罔并上牧政十事曰稽實數
省虛費免會派減旗軍處牛羊嚴買補革冗員
禁饋遺謹防範立公署 上爲允行之宦者奪
氣其秋始用京朝官主各省鄉試公得浙江旣
鎖院夙夜閱卷匪遑寢食者二十日取士務求

學識優贍文體純正者故是科多得名士浙人稱焉己丑還朝適有張福殺母獄或指張柱與福拳歐致母死厥衛則主罪柱法司則主罪福獄不能決 上命三法司會鞫都御史熊公浹以福親姊指明逆狀依法司所當奏上 上責以回護免熊官命侍郎許公讚逮原問郎中魏應召并柱等用刑嚴究公抗章言大獄之疑必當審慎不宜輕斥大臣厥衛積威已久每送人犯於法司法司雖知冤濫莫敢平反今實仰恃聖明在上能容臣子守法故敢據理與爭若

一旦遽加譴黜誠恐法吏以浹爲戒非 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公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公益感奮劾奏張桂二相極論無少避文多附見別帑中夜草疏鬼嘯於庭公曰死卽死耳吾不可已也嘯乃寂翌旦疏入自分必死仗下乃得 旨張以原職桂落散官以尚書致仕時二相方得君貴震天下一旦免黜百僚驚悚都下哄然皆曰陸給事好男子爭欲識公面至擁馬不能行書坊刻其稿獲大售初 上批疏尾多溫詞末乃云陸某等旣知如此何不早言下詔

獄旣而霍詹事上疏詆公以救二相 聖意頓
回召張還政府謫公貴州都鎮驛驛丞岳司副
倫王給事準先後有章乃同日貶三人偕出都
城詩人張子言賦三生行贈別一時競和以爲
盛事霍疏又誣石淙少師與某嗾公爲此某危
慄甚謀欲奏辯少師曰陸生昌言 國家大事
直聲動天下吾黨之光也夫何辯公未謫時黃
河清自靈寶達平陽凡六日廷臣欲上表賀冢
宰某云姑再商確陸給事好言多聞彼或別有
一種議論則吾輩靡所置喙矣後內批有新進

後生好立異同之論實出執政意專指公也公
才名旣盛爲衆所嫉時惟石淙少師力主國是
扶植端人然遂以此忤同列亦不容一朝居矣
庚寅公卽貶所亭傳久廢無可以蔽風雨假寓
平越衛舍晝夜讀書聲琅琅達戶外士子慕仰
咸執經請業公不鄙夷之勤爲講授教之爲文
仍以三蘇文俾之傳習後遂有取科第者壬辰
稍遷江西永新知縣邑久苦旱公下車甘澍三
日士民歡抃永新素號難治囂訟蕃盜公曰養
蘭莫先於鋤棘乃損益保甲法隨戶稽口出境

者甲之人諗其所趨苟滿闌抵射卽爲盜無疑
大夥行劫則保長率鄉人共捕之又先召見諸
舍盜者好謂之令相捕送以自贖前後得數十
百人邑無狗吠之警有彭震陳矢都者羣黨千
餘剽掠江西湖廣之界二省久費兵力莫克梟
夷公知其黨周繼者繫吉安獄力請出之釋其
罪而購以重賞令誘震都野語伏壯士於要害
處遂縛以獻又鄧義姜細仔假檠傳歷郡邑猝
起爲盜無敢敵者公密布方略賊旋就擒巧訟
虐民者有十虎三彪之目公悉收拷斃之土豪

左鐸家深山中攘奪淫酗往往殺人累政莫能
治公置之獄畏鐸者多爲關說公一不聽杖殺
之遠近之民道路相慶曰天遣陸公除我禍賊
謠頌歡騰夜戶不闔有張軒者客死廬陵子虎
幼家衆豔其財將不利於虎其妻蕭庠生玉女
也攜虎歸匿田宅山池之產衆割有之洎玉升
貢太學謀劫虎歸不得乃誣告玉子殺人獄未
竟而公至公廉得其實盡抵衆罪而還虎業又
某甲殺人給某乙以厚賄使代認許爲營脫獄
成背盟乙坐久繫公慮囚察其色有寃狀固問

之乙吐實公忽念曰甲聞錄囚豈不來候司耶
命物色果得於樹屏外卽時伏辜二事尤稱神
明也公於鋤踣豪強外保恤良善誠如赤子均
徭供役咸爲輕減非時科率一皆罷免鄉村絕
胥隸之迹焉政清多暇乃邀鄉大夫士共行鄉
約并集家禮等書爲纂要一編戶給之俾民知
向禮義修廣黌舍篤意教養師儒寒俊孝子貞
婦月賑助之縣故有山田二頃歲輸葛百疋充
堂饌費吏舉常例進公曰俸秩之外無非貪濫
何常例爲峻却去公明於法比獄詞移牘咸手

自削稿頃刻數百語若不構思者然於律例無
纖毫隙老法吏見之莫能改易也由是吏畏民
懷惠化大洽邑中長老曰百數十年來前未見
也巡撫高公公韶御史李公循義連薦於朝詞
極褒美猶曰吾輩何能盡陸君公初蒞任亟引
疾求去上官難之一日假寐齋廬恍惚有人告
曰君奚如昌黎子昌黎子不斥陽山耶公驚曰
異哉吾平生誦法昌黎然念不及陽山也其有
以教我矣遂輟引疾之舉別駕趙公廷松署其
堂曰夢韓邑人學士尹公臺爲之記與童虎傳

咸實錄也癸巳冬公以太夫人春秋高上疏乞致仕卽日就道士民攀號追送者數百里不絕公旣家食竭力營養飾堂宇崇樓榭以奉燕喜娛朝夕伯氏太學亦以親老不仕高尚里居怡怡膝下太夫人安享志養上壽康寧縉紳榮慕焉公以如隱府君生不及祿歿不及贈每忌祭輒涕泗終日有終身之戚奉先敬謹出入必冠帶辭謁時物未薦不敢先嘗事寡姊撫孤甥姪咸極恩厚族屬姻舊之間緩急周旋必爲之盡下及童僕務加寬惠尤篤於處友文學徐君元

祿與公同學友善家貧屢空公恒饋恤之公旣入翰林躋諫苑徐君數數貽書相砥礪甚有友道公還自永新徐君以偏執經旨被黜公爲爭之督學憲臣言其博學諒直教授有師法知名已久黜退爲太過乃獲收復猶削其廩公力致委曲於諸公間首尾八年無倦意徐君每抑止之公弗顧乃得復廩補貢連任教職至造就其子尤人所難也陸長史鍾臨歿執幼子手付公而瞑公收其受分於兄者百金命紀綱之僕爲之生息資給躬加撫視洎其冠娶游黌校始返

前金曰吾乃今死可以見陸公於地下矣母黨
鄧生被誣重辟公與洗雪雖蒙怨謗罔惜也都
水郎中張公約慕公高誼以幼孫爲託公每訓
飭之張氏子銜感公歿修總麻之敬公追念少
育于外王舅氏特構胡公祠於居第之西時節
享嘗又畫王太傅楊少師錢鴻臚三像每懸拜
展敬弗忘知己其他賑乏助喪受公惠者不可
勝載而公恒歉然恨財力之弗足不能效晏平
仲范文正所爲也公長身疎秀美鬚髯剛毅英
發持論堅定不吐不茹望之若不易親而中心

覬樂略無城府與人交不疑人欺有過必面折
之喜怒可否莫不見於詞色未嘗有留諾宿怨
樂受善言陰讓人以美利使人終無所知謝也
每聞有不平事則書空咄咤喟然長嘆曰吾髮
爲之白矣濶略細故不拘流俗卜相星命堪輿
之徒掃迹門屏奇技玩好略無所嗜居家不營
生業惟勇於行義凡有所爲必達其志嘗曰爲
人不以死生利害動其心然後可以辨天下大
事又曰忠孝苟有虧雖積百善無足稱矣樂成
人美後生小子文學器業可觀雖不識稱之不

容口遇惡人卽對面不少加睽凡部使者邦君
邑侯過臨必首舉屬下人才民俗利弊以告或
劄其詳貽之惟恐其不行爲民之政也事關風
紀尤激昂盡言鄉邦倚賴若洪流砥柱云優游
林泉十有八禩良辰勝境時時與親舊載酒游
之意甚暢適未始興流落之嘆尺牋數字不入
京師雖門生故人亦爾達官道吳非就見不往
答時情饋遺無所受風裁凝然前後推薦者如
都御史周公用歐陽公鐸御史王公瑛李公完
方公克提學馮公天馭巡按陳公蕙趙公繼本

舒公汀周公亮呂公光洵王公言洎九卿各舉
所知科道會薦章凡三十餘上天下想被其膏
澤而時方齟齬終不再用豈公之不幸耶抑斯
世之不幸也大臣有薦公者公不足其人貽書
知友曰吾不幸乃爲匪人所污公之勁正如此
公性好學蓋自有識以至沒齒未嘗終一日不
親卷帙殆所謂怠以爲枕殮以爲飴疾病以爲
療也公旣徧覽群王之藏兼綜玄釋之典然聞
有奇編異冊則不遠千里購求抄錄故於書無
所不觀矣尤熟悉本朝典故每一敘致纚纚

不休聽者若身在當時目擊其事也經史訓詁
少有悖謬必研窮是正病禮記集說浩繁史記
述贊不雅盡刪去之重加註釋又嘗作中庸論
以明支分節解失子思意推廣孔氏言折衷孟
子性善之說嘗與羅文莊公談道不覺竟日申
且又指摘其因知記數條文莊大服之博識古
文奇字以韻會疎漏與楊修撰慎轉注古音亦
未盡善移書論議楊答曰鄙序云待子雲於後
世公非吾子雲耶公每言著書甚難昌黎猶云
侯五六十然後爲之吾幸不死年僅七十庶可

以卒業矣惜乎天嗇之年書多未成公文思敏
捷應試之作略不屬草然學者至今誦以爲式
其碑表序記箴銘頌贊誌傳之文則專法馬班
雄深雅健東漢諸名家所不及無論魏晉也且
非其人不輕諾必有德善功閎高節懿行或託
諷寓諫可以詔今垂後者乃刻意潭思然後脫
稿每一篇成人爭傳寫流布海內而作者咸推
爲大方云詩近體宗盛唐古調宗選有文集若
千卷與左氏鐫附注胡傳辨疑烟霞山房書尺
庚己編藏于家其他見聞隨筆鉤玄挾秘之錄

禮史二記註釋皆未完公雖以文章著述爲已任然於經國之務講究緒正咸有成說所恨弗獲少施其槩耳故按察副使姜公龍博達士也高自標峙少所許可嘗曰文章節行政事三者有一足以名世求其全者獨吾浚明一人耳聞者服其確論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卒距其生弘治甲寅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八先是己酉歲太夫人疾公親調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太夫人不諱哀痛過禮苦啣殯側不入便寢經理寔宓日漸羸瘦見者憂之竟弗克終喪紀

病且革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尸今待盡牖下爲馬文淵所笑言迄脩然而逝嗚呼公於忠孝之道可謂盡矣公歿親者慟踈者哭君子雷嘆小人嗟惜至於寇亂頻年思之弗忘咸曰貞山在必有所處分也夫人盛氏右都御史諱應期女早卒公遂虛嫡室不再繼夫人生子一曰延枝太學生娶毛氏女一嫁尚寶司卿王有壬文恪太傅孫也側室女一嫁縣學生史訪孫男一曰嘉年孫女二延枝以乙卯十二月十六日葬公吳縣貞山之陽黃村原新阡

念非當代大君子銘之無以慰公於九京手
述事行數千言俾年刪次如右惟公孝悌廉明
如漢廬江太守忠諫節義如吳選曹尚書文章
該洽如晉平原內史經術淹通如唐太子侍讀
然上弗獲登翊泰階躋世熙皞下弗獲鋪張鴻
業整齊國史內弗獲展采錯事鞠躬九列外弗
獲藩垣屏翰宣力四方一斥永棄下壽而歿豈
非天乎豈非天乎乃知仲尼旅人無足嗟於魯
衛賈誼謫死不獨媚於絳灌也年自幼懽學浮
沉里巷辱公謙接過許忘年推分升堂拜墓義

同古人况承末命於才啓手足之三日坐牀晤
語笑謂年曰久纏羸疾茲幸少差承諸公以篇
什慰問子其爲我序之亦可以見粲之存亡爲
時憂喜也年唯唯而別豈期戲笑之談遽成永
訣德音在耳英爽如覩故於延枝之託不敢以
不斐辭惟大君子恕其僭妄俯賜採錄幸甚

舊吳彭年著

郡縣學請入鄉賢祠呈文

直隸蘇州府長吳二縣三學廩增附生員文嘉
等呈爲崇祀先賢以禪風教事伏念賢哲降祥

際皇風之休鬯達人委化慨元氣之全瀉惟夫
德厚流光不因時而顯晦褒前啓後必崇祀以
表揚切見故鄉宦前工科給事中貞山陸先生
粲髫年穎異宛如談易之童烏弱冠擢詞共擬
過秦之賈誼撰文經閣來郭令君之下交執藝
匠門動王文恪之折行科試而兩魁其榜館校
而八敘其標將謂馬遷復出於西京丁鴻必留
於虎觀先生以禮自重弗揖貴彊遂解永叔之
翰林而文昌隱曜別置長孺於諫苑而法象芒
寒雖捲堂之厄人所不堪報國之心公惟自靖

拜官甫半載抗疏數萬言議修花馬池而受降
之勢增高於今奏刷御馬監而編勅之法追復
乎古願開弘文以接賢士卽程氏邇英延問之
遺規請合科貢而爲一途得杜淹博采人才之
餘意王寮許以遷轉不令老賢相於江都庸駑
勿調遠方會須布干城於邊徼諸凡種種之法
語率是蕩蕩之王猷戊子七年校文兩浙賢才
彙進庭聯玉筍之班廊廟得人位列鼎鉉之器
旣而辯柱福之疑獄受杖而逮繫錦衣論璵璠
之姦權屬草而鬼嘯庭下元兇剗削而朝野歡

騰孽黨潛謀而貴陽謫貶假寓平越教授生徒
講道談經庶幾高儉之化蜀清歌朗誦再見義
方之變夷返宦輒於永新操牛刀於一割設虞
詡之方略而殲盜境中埋張綱之車輪而鋤強
管內死囚釋枉遠符朱壽昌之識雍良攘奪洗
冤近致尹學士之傳童虎行鄉約之會以挽民
風卻堂饌之葛而堅已操於是托志尊鱸爲買
吳江之棹興懷雲物竟虛單父之絃結草堂於
貞山寄高情於宇外刻薦之章屢上烟霞之癖
愈深晨夕奉親務極膿脆歲時展廟必整冠衣

以伯康之禮禮厥兄以義姑之美美寡姊急難
申伐木之好保孤踐付托之言時事激衷則仰
屋而竊嘆平居清燕但閉戶以讀書問字有人
何異子雲之宅請文如市等於北海之門雅志
聖賢覃思著述論中庸以達子思之本旨註禮
記以補陳澹之未言左氏有鐫而詭譎者去胡
氏有辨而疑似者明上有功於先儒下有益於
後學不幸母死哀噉遂成柴瘠繼之久耽觚翰
亦漸神疲至于啓手之時猶負裹尸之恨家無
長物牀有遺編夫先生抱先憂後樂之志敦入

孝出弟之風節義薄雲霄文章落台斗其諸曾
冉之流亞抑亦董韓之匹儔惜乎天不假年書
多未就位不滿德願卒未酬宜列俎豆之間以
慰士林之望况政通江右而懷陸標亭事類陽
山而憂韓建宇在彼旣報功於名宦于斯可闕
典於鄉賢如蒙轉達施行斯文幸甚

長洲縣學生史臣贊撰

陸子餘集附錄

終



聖